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

## 核心運作探析

金石堂網路書店企劃編輯

林俊平

爲了能在書市上多一些曝光機會，除了編列廣告預算之外，書評所具有的「指南」功能亦逐漸在書市中加溫。誠如臺北市立圖書館所編製的刊物「書評索引」發刊詞所說的（謝金菊，1993）：「書評具有評論、闡述、推薦及教育的特性，對個人、家庭、學校及圖書館均有助益。就個人而言，書評可培養選書能力與作為購書的指南；對家庭而言，書評可提供出版資訊，為子女選擇圖書；對學校而言，書評能為教師提供學生作為閱讀指導的參考；對圖書館而言，書評更是採購人員選書的最佳參考工具。」書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一篇書評的誕生，製作的過程牽涉範圍包括媒體組織、媒體編輯、書評人、出版商、作者，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這樣的一種錯綜複雜的書評生態（ecology）關係，最終卻與讀者的利益汲汲相關。

考量國內書評版面接觸閱聽人的數量、範圍之廣，我們不妨以中國時報的「開卷周報」作為觀察媒體書評的開端，從傳播者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討國內報業媒體的書評運作機制，發掘媒體書評生態，描繪在大眾傳播媒體下的書評有著什麼樣的特徵？有著什麼樣的權力互動關係？有著什麼樣的任務使命需要達成？

### 開卷的定位－文化性質的刊物

紐約時報書評版在當初創版時，讀者在星期六上班時只是快速的瀏覽一下，有的甚至連看都沒看，就讓它隨風飄逝（blow away with the wind），也有漫畫家開玩笑的將之稱為「垃圾副刊」（The Littery Supplement）（Gross，1996），而中國時報以報紙媒體之姿

開創書評版，在學者專家疾呼我國讀書風氣不盛的情況之下，必定也遇上相同的難題－報紙的目標讀者群的面貌是這麼難以辨認，面對原有中國時報原有的廣大讀者，開卷該訴求些什麼，又該如定位，才能使理想得以發揮？

開卷的創刊辭指出「開卷的製作，便是希望透過書市觀察、書的評論、書的工作者和讀書問題的交換溝通……。」；1991年十大好書專輯亦指出（註1）：「它的目的在於讓好書自商業掛帥的書市中脫穎而出，獲得應有的重視，並藉媒體的大力推廣，讓讀者大眾廣為閱讀」；開卷1993十大好書專輯也說明（註2）：「以往每年，評選委員都在『好書的定義』與『為大眾推薦書籍』之間掙扎和徘徊：許多經典及學術作品，或開學術之先河或極具前瞻性及啟發性，誠然是年度重量級作品，然而這其中也往往有許多是太過艱深、冷僻、小众的，絕非一般大眾所能消受。所以，今年我們終於果決地作了一個新的決定－我們希望「十大」中不要推荐那些對大眾而言太困難的書，而希望「十大」書單是具備充分可讀性，是讀者真正能親近，並能真正享受「開卷有益又有趣」的。

從以上開卷的宣示，不難發現身為大眾媒體下的一份出版資訊版面，其讀者是建置在原有中國時報的大眾讀者基礎之上，也就是說開卷版的讀者是大眾的，不是小众的；讀者的面貌是模糊的，不是清晰的。不過開卷版清楚地將自己定位成一份文化性質的刊物，在於將一些難以在商業機制中生存，但又值得推薦給讀者的出版物突顯出來，藉由大眾傳播媒體的力量來引起讀者的重視。歷來新聞傳播專業雖也在



商業機制中運轉，但大部分的報人、新聞人士在新聞專業的理念上，皆有一種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這正是新聞從業人員最足以感到自豪的部分。

### 開卷的宗旨—出版業和讀者之間溝通的橋樑

九〇年代之前的出版業和讀者之間的訊息交換是極為有限的，業者藉由廣告、郵寄產品目錄、書訊等管道，企圖接近讀者，然而廣告難免有誇大的嫌疑，其真實性及權威性一向受到消費者的質疑；而讀者在缺乏圖書資訊和購書指引的情況之下，只能依憑廣告的印象，或是藉由在圖書銷售點短暫瀏覽時的喜好，作為個人購書的依據。於是，開卷版的成立，站在出版業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增加了一處圖書資訊曝光的好地方。

開卷版的書評只刊載剛出版的新書，就報刊而言，書評與新聞報導、社論及特寫，在性質上有其相似處（徐進夫譯，1973:9），新聞式的圖書訊息報導可以擺脫廣告的嫌疑，具有公正、公平、公開的權威感，而專家學者的專業評論，無疑對產品作了最精闢的介紹及代言。若從讀者面來思考，開卷提供的圖書資訊、專業評論，可做為觀察出版趨勢、圖書選購時的參考依據。開卷版的素材取自於出版業，經過編輯加工，轉化成為讀者可以利用的資訊；讀者閱讀後的回饋，也經由開卷人員的整理歸納，透過人際網絡的互動流向出版業，於是兩造之間溝通的橋樑於焉成形。

### 開卷的目標—鼓勵好書出版，推薦好書閱讀

開卷版基於其創刊的文化使命，冀望透過這份刊物使得閱讀人口上升，促使出版業警覺到新聞界的觀察及重視，在這樣交互連鎖的反應下，高品質出版品方能與高水準閱讀習慣結合，使出版社與讀者皆能互蒙其利。尤其對一些規模較小、出版走向採質精量少、艱深、小眾好書，卻苦無龐大廣告預算的出版社而言，開卷的評論無疑增加了與讀者接觸的機會，在大眾媒體光環的籠罩之下，推薦力量也益形增加。不可否認的是，在開卷不可辨識的大眾讀

者群當中，必然有菁英讀者、高級知識份子，也有一般普羅大眾，在各取所需的情況之下，艱深小眾和廣泛大眾的圖書一樣各有讀者，開卷也必須加以考慮，兼顧不同族群的需求。

### 開卷的努力方向—建立書評制度

開卷於1988年4月24日創刊，同年7月25日即推出「一部作品兩岸評」專欄，分別由臺灣及兩地的評論家評介同一部作品；隔年推出具批判觀點的「第三隻眼」書評專欄、「每月主題書評」專欄，接著陸續再推出「一周好書榜」書評專欄、「深度書評」專欄等，可以發現開卷相當重視「書評」是作為一個出版資訊的必要元素。

除此之外，年度好書評選更是開卷所特有的評論色彩的展現。年度好書必須先通過一周好書榜的評選機制，符合書評小組「好書」的條件，再歷經年度好書評選標準以及年度好書評審的反覆討論，才得以榮膺桂冠。於是乎，從出版社企劃出書、送書至開卷版編輯開始，開卷書評小組的誕生、一周好書榜評選標準、邀約的一周好書榜書評人、年度好書評選委員的遴選以及年度好書評選標準，搭配出一套屬於開卷的書評制度。換句話說，開卷正在建構一套書評制度，這套書評制度或許只適用於開卷，但或許也可以延伸至整個報業或其他性質類似的媒體。

一個具理想色彩的刊物，從立刊宗旨的確定到內容的整體規劃、編輯實務的進行等，都可以見到媒體主張的發揮與理想的實踐（李瑞勝，1994：41）。開卷這套書評制度所代表的意義，表面看來似乎只是一種開卷的遊戲規則，但背後所隱藏的卻涵蓋了開卷所設定的出版價值觀。現任開卷主編李金蓮（1999：109）亦明白表示：「開卷自期是一份書評刊物，現時所有準備性的動作，均是為開創未來的評論環境。」這樣的期許，的確值得關心出版業動態的人士一起努力。

### 開卷書評概貌

為了清楚呈現開卷書評的大貌，筆者將1991



到1998年開卷一週好書榜書評登載過的圖書，依照中國圖書分類法及國家圖書館的分類號為主要依據，經統計後發現：語文類以38%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類著作，其次是社會科學類（17%）以及史地類（15%）。當然這與國內出版品在各類項的出版比例也有關係，雖然開卷書評小組選書自由而且獨立，並未對選書的類別比例設限，但這樣的統計數據則顯示了開卷的人文色彩是極為濃厚的。

### 概貌一：受評最多的作者

本文整理所有被書評選書的作者，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從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同一位作家其作品獲得入選者，最高達11本，由劉克襄居冠；其次為大陸作家蘇童，接續為西西、楊照、王溢嘉、張大春、楊牧等人；有二本著作入選者有111位，有一本著作入選者則高達1070位，總計開卷曾入選1227位作家的作品。

由上述的統計看來，入選三本著作以上的作者只不過46位，若再加上有二本著作入選的111位，也不過157位，換句話說，入選開卷的作者群是相當分散的，然而部分作家的作品似乎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這些作家或因其寫作資歷而聲望日隆，或於文藝界、學術界雙棲，或因其個人特質而特別受到傳播媒體的歡迎，在廣電或平面媒體均頻頻曝光。

### 概貌二：入選最多的出版社

書評與銷售量之間的關係雖向未有實證研究佐證，但能夠入選開卷好書榜書評，不僅對出版社是一種正面的肯定與鼓勵，而且也增加了與讀者接觸的機會，更可以作為宣傳行銷的口號之一，出版社對此一管道多不輕易放棄。

歷年入選開卷好書最多的是哪些出版社？經統計1508種圖書後發現，時報出版公司以208種排名第一，遠流、天下文化和麥田各以155種、83種、69種分居第二、第三及第四，這幾家出版社單是一年入選的數量，往往是其他出版社八年入選的總和。然而，每年能夠入選這麼多數量的畢竟只是少數，歷年種數和在10本以下的出版社所在多有，一種書入選的出版社

有87家，有二種書入選的有43家，總計只入選一、二種書的出版社共有130家，顯示某幾家出版社的作品可謂是開卷榜上的常勝軍。

### 概貌三：撰評最多的書評人

開卷書評小組完成入選好書榜書單後，交由開卷編採人員邀約書評。司徒衛（1960：3）曾說：「書評的寫作不僅需有才識，而且需有創作的技術與熱誠。」那麼開卷編採人員都邀請哪些人為開卷撰寫書評？這些書評人呈現什麼樣的特性？它們的職業背景又是什麼呢？筆者發現，劉克襄以24篇居冠，其次是王浩威20篇、莊裕安16篇、顏忠賢15篇、李孝悌和黃有德14篇、南方朔和張大春12篇、郭正亮和蔡秀女11篇、王德威等人10篇；評過2篇的有111人，評過1篇的則有451人之多，總計曾為開卷寫過書評者共有701人。

上述這幾位遠超過平均值的書評人，在某程度上似乎顯示了開卷的偏愛。劉克襄重自然寫作，又是中時報系同事；莊裕安在散文、新詩均有著墨，有醫學背景；顏忠賢創作題材獨特，寫作觸角多元；李孝悌為中研院學者，關懷層面橫跨社會科學與人文；黃有德熟稔文學翻譯技巧，譯有多本文學作品，亦有個人創作；王浩威在詩、散文、文化評論皆有涉獵，又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和心理分析的臨床經驗；南方朔為資深文化評論人，亦有豐富媒體經驗；張大春擅長散文、小說、文學論述，不僅為高知名度作家，亦曾擔任報刊編輯；郭正亮有政治系的學養背景；蔡秀女有文學、藝術的修養，投入電影工作，也被視為優秀的小說家；王德威擅長小說研究、文學批評。他們之所以經常受到開卷邀請撰寫書評的原因是多元的，但從這裡至少透露出，不僅是因為每一位書評人各擅擅場而被開卷網羅，重要的是跨領域閱讀的能力。

### 一週好書榜選書程序

選書是書評媒體開展編務作業的第一步，而完整的書評編務程序可簡單條列如下：

1. 在書評小組每週開會前，整理一週來出版社



寄來的新書，並持該份新書名單至書店做調查，若有未收到的新書則暫時先向金石堂等書店商借。

2. 書評小組每週固定開會討論，投票表決入選的一周好書榜新書，並推薦適合的書評人。
3. 開卷編輯依書評小組推薦的書評人名單進行約稿。
4. 書評人撰寫的書評，經過編輯審核後，即可刊登。
5. 開卷編輯配合來稿時間，擇期安排刊登。

需要補充的地方是，書評小組所推薦的書評人不一定是最終版面上呈現的書評人，理由如：難以聯繫到本人，即使聯絡到了也可能因為沒有時間；對該領域自認不夠深入，轉推薦其他人等因素，一篇書評可能輾轉邀約了六、七人才得以完成。而所謂的「審核」，基本上是開卷編輯對書評人的原意再確認，避免因文字意含的誤解而使該篇書評的解讀產生扭曲。由編務作業程序可以瞭解，一周好書榜選書完全由書評小組負責，而開卷編採人員只負責後續的書評人聯絡和編排刊登事宜。然而若僅以此論斷開卷編採人員僅限於處理後續的行政工作，倒也不盡然。因為除了一周好書榜選書之外，開卷的版面上尚有「話題書」、「生活書」等不定時出現的單元。就主編李金蓮的陳述，這些書是未入選一周好書榜的書，也就是被開卷書評小組剔除的書，但開卷編採人員基於大眾閱讀的需要，認為這些書也相當不錯，或許並未符合好書榜的入選條件，但仍值得推薦給大眾，所以這一部份的書能夠敗部復活，主導權便落在編採人員的主觀認定。而這一部份也是較容易遭受質疑之處，為什麼這家出版社的書被挑出來，另一家出版社的書就沒有消息？公平性如何？在在都挑戰著開卷身為書評媒體的權威性，然而這正也是開卷本身的難題。

開卷編採人員選書的種類，不論是學術著作、心理勵志、生活小品、娛樂休閒、金融理財等所在多有，比書評小組的範圍更大，也更貼近於大眾閱讀的口味。同時，在為這些書選

擇書評人時，與好書榜並無二致，較特別的是，開卷編採人員亦參與書評的撰寫(註3)。因此，除了由書評小組主導的好書榜之外，開卷編採人員亦從旁另闢蹊徑，展現與好書榜不同風格的選書取向。

### 一周好書榜的選書標準

在攸關出版商的商業利益之下(註4)，開卷版的選書標準格外引人重視，不過所謂「選書的標準」並無訴諸具體的評選規則。

我們可以參酌以一周好書榜為基礎而評選的年度十大好書來進一步了解，換言之，年度十大好書的具體化評選規則，可回推作為解釋開卷好書評選的標準。十大好書的評選規則在初創時是很模糊的，直到1993年才比較有具體的文字說明。在此以1998年度的開卷好書專輯說明為例：

1. 入選「十大」的書籍，足稱是年度最值得推薦給一般讀者大眾閱讀的書；具相當可讀性，可讓讀者親近，並能據以買書及享受閱讀的樂趣，而非讓讀者「望而生畏」、太過艱深、冷僻、專業、小眾的書。
2. 評選時優先選有系統、有份量之作。並從製作嚴謹度、可讀性、專業領域表現、文字(翻譯)表現、開創性/啟發性等角度來評選，而擇期優者。
3. 入選書籍對出版界具「指標性」、「前瞻性」之提昇意義，及能帶動文化之提升。
4. 盡量選以上有交集者。

莫昭平曾經說明書評小組選書「可謂沒有標準可言」，但在沒有條列化的標準中，似乎又有那麼一個無形的標準存在，即使書評小組選書的標準等同於年度十大好書評選標準，但那畢竟只是一個超然的規條，書評小組自身的專業知識以及閱讀興趣對選書支配，無形中所扮演的角色實不容忽視。

### 開卷版的編輯成員

開卷版的編輯記者群中，在人才的晉用上，以文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財



經企管等五大出版領域作為劃分的標準並不明顯，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成員的要求必須是能跨領域閱讀。目前開卷的五位成員閱讀領域交集，出現在文學範疇，換言之，開卷成員本身的閱讀經驗，對文學領域的書籍顯然較其他類的出版品容易處理，相對也容易反映在編輯取向上，人文色彩相當顯明。

### 開卷編採人員的立場

開卷自許是一嚴正的書評媒體，依循著開卷既定的書評運作體系，編採人員維持中立。因為出版商基於商業利益，而開卷基於文化使命；作者基於名聲榮譽，而開卷基於讀者閱讀權益，彼此間的立場本就不同。書評是對書的批評，終究與書介或是導讀之類的文字性質不同，批評性格特強。

書評生態圈的環環相扣，假若開卷的立場稍有偏頗或失之公允，則開卷有意藉書評版面來導引讀者買好書、讀好書，進而影響出版社的出版決策理想，便容易化成一句口號而已。

### 開卷書評小組成員

開卷版編採人員之所以能自外於各種「人情請託」、「關心」和「壓力」，得歸功於書評運作制度的建立。目前開卷書評小組已擴增至16人，分成一般書籍與兒童書籍二組人馬，每組由七至八位學者、專家、作家、具特殊專長等人士組成(註5)，不過書評小組的成員名單並不對外公佈，開卷也特別要求書評委員勿洩漏自己擔任書評委員的身份。這項做法，將可以避免出版商、圖書作者等壓力團體的干擾，維護書評小組獨立超然的評選空間。李金蓮亦(1999: 109)明確表示：「書評小組成員姓名不對外公佈，這項做法確立了《開卷》推薦好書、追求書評權威性、客觀性的立場。」

另外，為增加書評委員的豐富性，避免選取的書籍偏向某一類別、某一作者或某一出版社，開卷採取每年一換的原則且不重複(註6)。由此推估，從八十年起至今，開卷已聘任過九十位左右的書評委員。

不過開卷在遴選書評委員的條件上並未明文

化，開卷主編相當依賴經驗法則及人際脈絡。藉由平時對學術圈、出版界的觀察，人際關係的口碑相傳，留意適合擔任書評委員的專家、學者或作家、特殊技能人選，特別需要對人選了解的是要能跨領域閱讀，才能與他類書評委員共同討論，交換彼此意見。

由於書評小組成員不對外公開，是故要推估其成員特性與選書之間的關係，只得藉助每年公佈的年度十大好書複、決選評選委員。在學術界、文學圈如此狹小的今天中，其成員必定有某種程度的重疊性。筆者歸納出的書評小組成員有如下特質：1. 具有大院校、研究單位的學術背景頭銜；2. 作家或是評論家，在文化圈或學術圈中均具有一定的聲望或知名度；3. 為某些學科的意見領袖。

從年度十大好書評審名單，已經可以發現與書評人有相當高的重疊性，易言之，以此為基礎推估的書評小組成員或是其特質，應當有相當高的準確度，另一方面，也突顯了人際脈絡在遴聘各種名單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 開卷版書評人背景

在書評人的背景方面，研究者將開卷書評人的職銜分成學術界、新聞出版界、業界、政界、文藝界、其他等六大類。筆者發現，交由學術界人士撰評的書種高達51%，可見開卷對書評人的遴選相當倚重於學院派的人士；交由文藝界人士撰評的書種也佔有35%，單是這二種背景的人士便評選了所有書籍中的86%。可見書評與學術圈、文藝界有相當程度的緊密連結，即使說「書評是文化、學術圈的產物」也不為過。

當一流作家固執不易，要當稱職的書評家更要學有專精。專業書評寫作者的缺乏，使開卷在尋找書評人時以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為取向。具有學術背景頭銜的比比皆是，但是只評過一、二種書的人也不少（幾達總人數的八成），這至少有三種解釋：1. 開卷積極開發書評人選範圍，期望能發掘專業的寫手；2. 書評寫作也是一門學問，學術領域的專業並不同於書評上的專業；3. 文藝出版圈狹小，作者、



評者時有機會在同一場合碰頭，為避免彼此尷尬，往較大的學術圈拓展人脈，可避免既有關係的糾結。

專家學者的權威性可為開卷書評背書，以駕馭文字見長的作家也容易出線，筆者也發現，經常入選好書榜的作者也常受邀為開卷撰評，這二份名單相當接近，正可以作為此點論述強而有力的證據。

不過，若對照金石堂《出版情報》所列舉的年度新書國內暢銷作家名單做交叉解析，可以發現排行榜上的暢銷作家，除了張大春等人之外，鮮少受開卷網羅擔任書評人，因此，創作與批評之間的關係是否成正比，亦是一個可深入探討的課題，當代文藝批評大師Eliot (1923; 轉引自思兼, 1976: 61) 曾指出「一個作家之所以超群出眾，其主要原因即在於他的批評能力高人一籌。」；思兼 (1976: 61-62) 亦認為：「作者如何能脫穎而出，創作驚世偉著呢？其中決策取勝的關鍵，即在於其本身的批評能力。沒有高格的批評力，怎麼能含英咀華，啜咳珠璣？」二人的看法或許正可為此現象作一註解。

### 開卷書評人的角色扮演

開卷一周好書榜已經設定在「值得推薦給讀者的好書」，既然是好書，基本上就不至於有太過嚴苛的書評，不過書評人與開卷書評小組的意見有時也會有相左之處。至目前為止，凡是經書評人提出複議的，或是當書評文字呈現負面評論多過於正面觀點時，都從好書榜名單上剔除，既不在榜上也就不必刊登該篇書評了。值得討論的是，開卷寄來的書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書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書評人有自己的專業判斷與閱讀觀點，他必須對所評的「好書」背書，是故並不能照單全收，也就是說此時書評人並不只是寫書評、推薦書單而已，而是繼書評小組之後，扮演第二層類似好書複審功能的守門員角色。

不過，開卷的書評偏重在為讀者描述、介紹、導讀的成分居多，但這類書評也易流於感想式、印象式的抒發。甚至有部分書評人對於

相關背景知識的介紹，即佔去全篇幅的五分之四，而真正評判該書的文字不過五分之一強，更少見一篇書評的評論能包含全書大要、作者寫作目的、書名篇章名稱、主題角度、作者的觀念和寫作優缺點、文字風格、裝幀設計、與同性質其他作者作品的比較 (Thomson, 1991)。

除了以導讀描述功能外，開卷書評人著墨最多的是對該書內容的解釋，對文字佈局、學理脈絡、知識體系的解析，少見價值的評判。然而，能夠對所評的書進行綜合性的思索與系統性的辨析，並提出書評人獨到的見解及觀點，經過反覆辨正後，書評人再就該書給予知識上或學術上的評價，才是一篇書評的精華，也是讀者賴以購書或閱讀的指引。巧妙的是，多數書評人迴避了直接向讀者提出具體的「推薦」或「不推薦」的觀點，寧可將文字重心放在該書的描述及內容解釋，推薦或不推薦、值得或不值得購買的問題反倒交由讀者自己判斷解讀。

### 書評人角色扮演的困難

張大春 (1991) 曾表示：「寫一篇書評能不能不寫出被評書的作者和書名呢？這是在動筆前最後一刻的想法。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大抵是基於個人對商品消費活動的世故了解—如果讓這些書的『可辨識特徵』披露於眾，是極有可能勾起某種程度的購買慾望的；一旦如此，則正與我評論這些書籍的意圖完全悖反了。這可能是整個消費社會中從事任何一種形式之文本評論最無奈的願慮；某些文化產品越經批駁就越能銷售，而製造這一類文化產品的人也從而輾轉出一套價值的邏輯；從『我很爛，可是我紅』到『我很紅，因為我夠爛』再到『我爛而紅，那是因為讓我紅的人更爛』。基於這一套認知的的方法，非但讓劣質的文化產品得以藉由銷售的業績來取得『劣質』本身的正當性，同時也使消費者、甚至評論者一致成為擁護劣質文化產品的共犯。」莫昭平 (1995) 也證實了書市這種怪象：「不但我們評得好的書會賣，常常很多書是越罵越賣」。



此外，與文壇交惡、與出版商對立的後果，左右著書評人下筆的輕重；曹丕的「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的顧忌，亦讓書評人有難言之隱。另一個使書評人角色受困的因素，便是書評的篇幅。為配合報紙版面編排的要求，一篇書評已被編輯限制在五百到八百字之間，即使由學院派的教授撰寫，亦難以將書評的學術性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不過，部分書評人並未善加利用，雖然相關的背景知識介紹可增加書評的可讀性，但有的篇幅超過一半甚至高達五分之四，「介」多「評」少的書評寫法顯得對該書的評論至為薄弱。

### 結語

中國時報開卷版的編採人員，可謂是整個書評生態圈中的核心，牽動整體書評的呈現，本文以編採人員為中心，帶出操作書評的書評小組、書評人，並描繪開卷版書評的概貌，簡單地對書評生態圈中的核心地帶做一探析。必須強調的是，由於國內各報的書評運作方式不同，本文尚不足以推論其他報紙的讀書版面做法，更廣而深的書評研究仍有待所有關心出版文化的讀者一起努力！

### 附註

- 註1.刊登於《中國時報》，民國81年1月10日33版。
- 註2.刊登於《中國時報》，民國82年12月23日41版。
- 註3.開卷記者張娟芬於民國82年11月11日和民國83年5月12日，楊凱麟於民國83年2月24日和民國83年3月24日，各撰寫了二篇書評。
- 註4.莫昭平（1995）曾在第六屆香港國際書展舉辦的「閱讀臺灣」演講中表示：「我們慢慢的經營到現在，已發現『書評』是會

促銷書的。」

- 註5.一般書籍組再依文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財經企管等五大類遴選書評委員，文學及自然科學各二至三人，其餘各類遴選一人。
- 註6.於每年農曆年後更換新的書評小組。

### 參考資料

- 1.司徒衛，《書評彙集》，臺北：幼獅，民49年。
- 2.李金蓮，〈傳播媒體與出版事業的關係〉，《出版人的對話》，臺北：天下遠見，民88年。
- 3.李瑞騰，《文學的出路》，臺北：九歌，民83年。
- 4.思謙，《書評與文評》，臺北：書評書目，民65年。
- 5.徐迺夫譯，《書評要門》，臺北：幼獅，民62年。
- 6.張大春，〈污穢小說，也污穢色慾——新人類小說的劣質性〉，《中國時報》，民80年11月1日30版。
- 7.莫昭平，〈「開卷」在臺灣〉，《出版流通》，44：6-11，民84年。
- 8.謝金菊，〈書評索引發刊詞〉，《書評索引》，1：2，民82年。
9. John Gross, "The Littery Supplement Comes of Age: A History, of the Book Review."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 06, 1996.
10. Ashley Thomson, "How to Review a Book" Canadian Library Journal 48(6): 16, 417, 1991.

